

「最新发现稀见史料」

「法」毕耶尔·洛谛 著

允若 译
赵润田 校订、评述

撕裂北京的那一年

对一个民族而言，

10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前门大街的大火、东交民巷的枪战、

慈禧太后的西逃和八国联军的侵入，似乎只成为一个叫做「庚子之变」的抽象概念。

然而，那一年整个中国的北方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至今缺少事发当时的直面描述。所幸的是，我们发现了这部尘封30余年的译著，它让人惊悚，让人痛心，让人一头撞入突破想象的地狱之门……



一个法国特使1900年的北京目击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一个法国特使1900年的北京目击

「最新发现稀见史料」

「法」毕耶尔·洛谛 著

允若 译
赵润田 校订、评述

撕裂北京的那年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撕裂北京的那一年 / (法)洛谛著;允若译.—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9.6

书名原文: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ISBN 978-7-5108-00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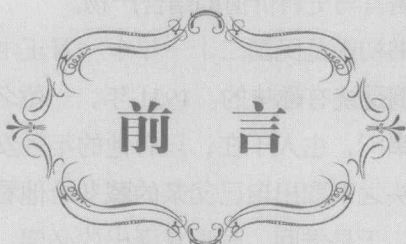
I. 撕… II. ①洛…②允… III. ①报告文学—法国—现代
②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史料—北京市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9574 号

一个法国特使 1900 年的北京目击——撕裂北京的那一年

作 者	[法]毕耶尔·洛谛 著
译 者	允若
校订 评述	赵润田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077-1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Silie Beijing De Naginian

《撕裂北京的那一年》是庚子事变的另一种记录，1932年它以《庚子外记》为名出现，但那个译本人们很难见到了。这个老旧的版本之发现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拿起这本书我就不想放下了。讲述庚子事变的书，按说已经不少，义和团、八国联军以及辛丑条约都是历史教科书上必提的重要事件。

1900年的中国，的确没有什么“趣味”可言，就连睁大眼睛寻找题材的影视剧都不在此讨生活，而宁可一再地重拍烂熟的老片。

然而，那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中国人今天的许多东西还可以从那儿找到源头。譬如我们的民族情感，我们多少有些敏感的东方文化自尊心，我们对某些西方国家的“记恨”，以及我们的心里极其隐秘的自卑，当然还有我们救国图存的深志，都在那个年头熔铸成型。1900年是中国人性格的一个拐点，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

事情毕竟过去一百零几个年头了，我们很难再听北京老辈儿讲闹义和团、闹八国联军的故事——曾经亲眼目击事件的“在场者”已不再能与我们的围炉夜话，我们缺少活灵活现的口述史。现有文献其实不少，但是，其一，叙述事件过程者多，描写场景者少；其二，文言多，白话少；其三，国人作者多，西方作者少。

如是之故，就显出这部著作有其独特价值。

这部书不是小说，不是追记，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根据一堆“史料”摹写出来的，而是一部足称稀见的作者亲历、亲见的现场记录，像电影镜头一样为我们扫描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的景象，但它绝不缺

● 撕裂北京的那一年

乏文学性，它是文学语言与史料价值的结合产物。

我们眼前的这部书初版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正中书局所刊印，它之所以进入坊间，说来倒是饶有趣味的。1931年，一位名允若的中国青年在法国留学时到邻家去串门，主人不在，只有他的年轻女儿在家，两个青年人相处甚洽，女孩兴头之下取出自己父亲的藏书给他看，允若未料竟看到一本有关中国的札记，于是借回，颇觉有译出的必要，这样就有了他取名为《庚子外记》的译著。

这部书的作者毕耶尔·洛谛于1900年作为法国特使赴中国向八国联军中的法军和法使馆传达某种指令，他从大沽口登岸，取道天津而进北京，随之将在沿途所见记述下来，寄回法国在报纸上发表，事后结成集子出版。

这是一部让我们至今读起来犹觉心悸血涌的史实记录。书中记述了1900年八国联军铁蹄踏过的中国北方，在大沽口，在天津城，在通州，在北京城，在直隶，一路上超出今人想象的惊天惨景。所以，这次重新出版改名为《撕裂北京的那一年》，以更加昭显其内容。

这部书兼具散文与史料的双重特质，我们或者这样说，这是散文家所写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录。作者的名字民国时期译作皮埃尔·绿蒂（Pierre Loti），本名朱利安·韦奥（Julien Viaud），生于1850年，卒于1923年。他是法国海军军官，在大海上周游列国达40年，足迹遍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沿海诸国，开阔的阅历为他的写作增添了丰富的题材，助其写出大量散文和游记，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描写海外风情见长的法国文坛大作家。1892年，他以多数票击败了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竞争，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法国“40位不朽者”之一，以其文学成就享有世界声誉。他的作品《菊子夫人》（*M^{lle} Chrysanthène*）、《冰岛渔夫》（*Pêcheur d'Islande*）等曾译为中文。1900那一年，他是法国上校军官和赴华特使，负有特殊使命，在北京到处都受到高规格接待，下榻则在北海团城，出游则有马队随行，去清西陵沿途俱以“洋翰林”的国宾之礼相待。恰恰是长于描写的特点，使这部书富有文学情致，他是那么善于观察，善于描摹，笔调之生动、刻画之精细使历史场景呼之欲出，如在眼前。

对于1900年的北京，他给出了另一角度的观察，他不是联军最初进

入北京的攻城部队，他是一个“评价者”，所以他可以对入侵者和被掠者都取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这为其书史料价值的真实性增添了砝码。

作为文学家与作为职业军人的毕耶尔·洛谛，两种心态相交织，有时又不免自相抵牾。应该说，毕氏敏锐的审美内心不乏人性的柔软，悱恻之笔在书中常有所现。对于八国联军掠劫过的土地，他所给予的真实披露，读来称得上惊心动魄。让人还感意外的是，他对北京风土人情的描写，补充了别的文史著作所忽略的东西，看了这本书，你才会了解，原来一百年前的北京是那样一番面目。现场目击和精致描述，使这部书成为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和别一角度的八国联军罪状佐证。不可否认的是，作者毕竟是法国职业军人，并且身负高层机密事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八国联军的上层人员，这决定了他的立场和他笔触的另一个方面，譬如对东方文化的蔑视，对军事占领的自得。同样是文学家，比之也曾对中国遭遇发表过言论的雨果和马克·吐温，就差着一截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击败左拉的，但在中国人这里，左拉的名字要响得多。然而出于文学家的敏感，他在怀着并不欣赏的态度观赏中国北方民间表演艺术时所悟出的禅机：中国民间深藏着无比巨大、令人恐怖的能量，绝不是联军的几支毛瑟枪能够永远弹压的——也不是那些忙于抢财物、找女人的粗暴兵士脑子里能够产生的联想。

该书共七辑，分为两大部分：一至四辑为第一部分，记叙毕耶尔·洛谛于1900年9月25日至10月26日从大沽口登陆，经天津、通州到北京的见闻；五至七辑为第二部分，记叙他于1901年4月18日至5月2日在北京和清西陵的见闻。两部分之间的时间里，他是在海上的法国军舰中。

幸亏允若先生翻译了这部书。译者的译笔具有“五四”新文学时期的风格，语言极为精美传神，富有深湛的国学功底。能把西语翻译到这个水平，相当难得。七十多年过去了，彼时的语体格调具有另一种美感，就像带着包浆的明代旧家具或是泛着幽光的元代青花瓷，后来人很难仿出那个味道。然而这个译本存世极少，七十年来更是不见再版，使得公众无缘读到。历史学家翦伯赞曾提到过允若的这个译本，把它列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书目题解”目录中，还说书中的“义和团两神女”“疑即黄莲圣母”，对全书惜乎仅有四行简介。

为使人们能够读到这部史料所记录的1900年中国北方的惨烈事件，同

● 撕裂北京的那一年

时使现代史研究者更多一部参考资料，我们决定以《撕裂北京的那一年》为书名重新出版这部书，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加以校订、评注并补充历史图片，使该书更为顺畅、丰满。

希望该书的整理再版，能为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增添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读本。喜欢此书的人应该感谢原译者允若先生，尽管这好像不是他的真名。

赵润田



Silvie Beijing De Naginian

一九三一年初，我在法国东北边一个叫做瓦西（Wassy）的小城里读书，认识了一位老年朋友莫理斯·吐散先生（M.Maurice Toussin）。先生年纪已过望六^①，少年时候曾得过法学学士学位，一向任着公证撰写师（Notaire），因为1930年末生过一次大病才退休着的。

吐散先生养的男孩都在早年死去，在他老年的身畔只有一位唤做科列谛（Colette）的令媛。科列谛君在十八岁上便应过高中毕业的官中考试^②，正和她父亲一样，对于东方的文物和故事也很感觉兴趣；而且，是因为还很年轻，国力种别这一类世故过深的见解在她还不曾有的缘故吧，对待像我这样的极东远客，在寻常的礼貌之外似乎比她父亲还多着一番诚意。

一天，记得是个飞着春雨的下午，我上吐散先生家里去访他，他恰恰是给人邀去茶会去了，只有科列谛君留在家里。刚才进门，雨势忽然转大，科列谛君便邀我上她爸爸的书斋里去坐谈。法国中等人家 Bourgeoisie 的礼数，也和中国一样，犹多中世纪的旧意，在尊长的监临之下，后辈对宾客说话往往不能尽兴；这天既然别无束室，科列谛的谈风便分外来得活泼。我们先说着东方和西方的同异，次说着中国，

① “望六”，即五十多岁。

② “官中考试”，即官方的正式考试。

这真是一个温馨的开端，一个中国青年和一个外国女孩的邻里友谊引出了让我们惊心动魄的一部史实记录。如果不把这本被译为《庚子外记》的札记看下去，恐怕还会有读者以为允若先生要给我们展开一个浪漫的跨国之恋呢！不，决不是！

历史的真实往往是超出想象的。事实上，人们

总是在根据自己的经验揣度历史上的人和事，但是，这是非常靠不住的，“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史实并不希奇，譬如人吃人，如今的人们恐怕万难接受，然而在历史上却一再地成为真实的现象。再如虐杀，中国古语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但看过这部记录庚子之变的札记之后，你会仰天喟叹：竟然能这样！

是的，仅仅100年前，在中国北方，在大沽口，在天津，在通州，在北京，一路迤邐地就是超出今人想象的惊天惨景。

作为校订者，我也阅读过不少关于庚子事件的史料，近年也有这方面的新书出现，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情形：叙述多、分析多、议论多，惟独缺少当年场景的真实再现，缺少现场描写。所幸的是，这本《庚子外记》的作者恰恰长于描写，而作者毕耶尔·洛蒂是从1900年的中国北方现场亲眼见到并记下的。他，一个负有当时法国政府给予八国联军中法国占领军特殊传令使命的官员，不可能刻意提高占领军的残酷程度，有所遮掩倒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都是真实地发生过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巧合，毕耶尔·洛蒂是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士，他在中国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将自己所见不断地写成通

次说着日本，次说着关于东方事物的西方作家，再次便说到曾娶日妇的毕耶尔·洛蒂（Pierre Loti）。

——菊子夫人么？我做小孩时候曾和爸爸去见过她呢。我们家里还有她的一张照片，不知现在给放在什么地方去了。

因为太高兴，科列蒂君一定要把她父亲收藏着的菊子夫人的照相找给我看，一边说着话，一边起身去翻检书架下的几只书箱。结果是不曾寻着，但她却从丛书中抽出一本旧书来：

——看，这是洛蒂送给爸爸的一本书，因为是第一版，所以爸爸一向是专作纪念品保存着。

我接来一看，才知是洛氏在庚子之役两上北京时候所写的一本札记。这本书我倒还不曾读过，便向科列蒂君借了回来。

在借书的这段时间，我的经济景况坏极，几乎任何时候都有被迫离欧的可能。既读洛氏的札记以后，颇为他凄惻婉然的笔致所感，便打算拿来译成中文，作为我来欧一番的纪念。于是，《庚子外记》这个书名便在这时决定。

开始翻译这本书是在1931年的初秋，因为还有其他作业，已经译到冬深雪降，全书还不曾译得一半。而就在这时候，因为贪着雪中景物，一天在城外的小湖上偶然着了寒，又因为买不起煤炭，屋内没有生火，回来不曾好好取暖，结果居然弄出一场大病，于是译作的事又遭了三个月以上的搁置。因此，一直到今年的三月，这部稿子才算大致译完。

译完不久我便离开瓦西，现在再来写序，已是渐凉的晚夏。再想一想初从科列蒂君那里借书回来的情形，不觉得便更是一年半以前的

往事了。

洛氏这本札记原来是在他随军东征时候，写给一家叫作菲迦罗（Figaro）的报纸的通讯，全书一共是八篇。书首冠有一篇献辞，是洛氏写给当日远征极东的法国海军总司令——就是书中所称的海军上将——表示他的属下之敬意的。因为对于我们没有多大意义，这篇献辞便给我略去。八篇中的《返宁海》一篇，因为写的都是《到北京去》一篇中所已写过的景物和地方，委实过于复冗，也给我略去。此外仅在《在帝城里》一篇的末尾，以避免复冗的同一原因，也有数节不曾尽译，其余的则都是一照原作，别无删省。

洛氏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大多得之耳食^①，所以本书中稍有属于实际问题的地方，便每有可笑的错误：如骆驼竟可以说是远走西藏之类；不过，这本书原是行间信笔之作，本无关乎考证，所以都没给以改订。

义和团事变正和太平天国事变一样，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最值得探讨和认识的问题；然而，前者也正和后者一样，事变以后，事变的意义和真相便也随着时间过去，关于它，不但私家著作寥落得很，就是最不足道的官中记载，也简略得几近于无。真是不幸的事。

关于庚子一役的私家记载，记得只有我在做小学生时候，在家里旧书堆中看过的一篇载在《广益丛报》上的《拳变始末记》和另一篇《使馆被围记》，及后来在父亲的书篋里看过的一部上海某书局在《辛丑和约》签定以后所编辑的《西巡回銮记》等这几种。这几种以外是否还有其他记载，因为我向来不会在搜集近代史料上用功，此时便不能确说；但如以上列举的三书这样直接而又最早的著作，总是极少，这却是别无

讯一篇一篇地传回法国，给报纸发表，最终结成集子。他的描写可真富有文学情致，很多场景让人看了如在眼前，他是那么善于观察，善于描摹，笔调之生动、刻画之精细俨如高超导演的电影镜头。不可否认的是，毕耶尔·洛谛的内心尚存人性的柔软，悻悻之笔在书中亦有所现。综合以上两点，现场目击和精致描述，使这部书成为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幸亏允若先生翻译了这部书。

①耳食：即耳闻。

疑义的事。

洛氏原书的书名，本来是用书内最末一篇的篇名——《北京的最后勾留》（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庚子外记》是我在翻译的时候才改用的名字。关于庚子事件，原无所谓“内记”一类的书，我用这个名字只是想替这一次震动全世界的大变动多留一种中文的文献，而据中国修辞的原义，“内篇”是所以述本义，“外篇”是所以述杂事，中国的义和团事件，离现在虽然已有三十二年，可中国人对它犹然没有合理的定论，可见这桩大事本身的意义还是黯然得很，所以把我的译稿题作“外记”，这也表示我尚在有所期待。

① “万有”，即上帝。

冉·达克即人们常说的女英雄少女贞德，马克吐温著有《冉达克——圣女贞德》。圣女贞德（法语：Jeanne d'Arc 或 Jeanne la Pucelle，1412 年 1 月 6 日—1431 年 5 月 30 日）是法国的女英雄、军事家、天主教圣女。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 年—1453 年）中，她带领法国平民组成的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最后被擒并被处决。

贞德本来只是一个生于法国香槟区和洛林边界的杜鲁弥村的一个农村平凡女孩，父亲务农为生，母亲性情慈祥，抚育五个子女，贞德自幼学会了缝纫纺纱等家务活计。她说：“在缝纫纺纱方面，绝不会比任何女子差。”贞德自幼念经祈祷，为圣堂采集鲜花，侍候病人，招待贫苦旅客食宿，是个很和气的孩子，全村的人都喜欢她。当时英王亨利

《广益丛报》是李提摩太诸人所办，《拳变始末记》等文当然是出之“二毛子”之流的手笔，这种人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绝无怨辞，自很容易想见。不过对于洛氏的记载，我却觉得有一两处地方很值得我们感谢。自然，洛氏对于稍关实际的事情都有意地避去不写，但只要看他在无意中留下来的那冉·达克样的义和团“仙姑”的略影，便也够使我们大略窥见一点当年崛起的农民真相。对于这两个反叛的农女临死泰然的态度，洛氏解释作是在死的前头对于万有^①的忽视。可是，这种“忽视”竟然使几位抱着狎褻之念而来的堂堂战胜国的军官索然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问题我得诉给我的正在中国解放运动中饱受着苦难的读者。



贞德

洛氏毕竟是一位殖民地文学 (Litterature Coloniale) 界的大手笔，就在这么一本小小札记中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拨、嫁祸和反激的暗示，而在这些暗示上他又会蔼然地再罩上一件人道主义的大氅，这便使他的读者在窥探和领悟中更容易给他的暗示捉住。学他的样，我也把我

五世入侵，占据诺曼底，企图推翻法王查理六世的王位。法国北部被英国占领，贞德声称在村后的大树下，遇见天使圣米迦勒和圣玛桂莱德，从而得到“神的启示”，要求她带兵收复当时由英国人占领的法国失地。她几番转折，得到兵权，于1429年解奥尔良之围，并带兵多次打败英国侵略者，促成拥有王位继承权的查理七世于同年7月16日得以加冕。1429年7月17日，查理在莱斯加冕时，贞德手持军旗，站在国王的旁边，贞德大功告成。1430年，战火复燃，贞德在贡比涅之战中被勃艮第公国所俘，不久为英国人以重金购去，由英国当局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以异端、女巫罪判处她火刑，于1431年5月30日在法国卢昂当众处死。1456年由查理七世主导的宗教裁判所为她平反，后于1920年封圣。

允若先生认为，洛氏此书中对两位义和团“仙姑”的描述有着法国圣女贞德的影子。

允若先生这里说得虽然含蓄，但其内心涌动的炽烈情怀跃然纸上。这部书在尘封70年之后，于今面世，他所期盼的“我的读者”终于来了！

我们切莫辜负了允若先生的重托和信任。对那些“挑拨、嫁祸和反激”之类的言辞，经历过历史哀伤和理性反思的中国读者，是不会轻信的。

● 撕裂北京的那一年

这就很好了，允若先生！您的这部译著，为庚子事件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资料，对这部书的阅读和研究，是后人的责任。

要说的话压在笔底，我相信，我的读者的善感和深思是决不在他的读者之下。

关于作家洛氏的介绍，采用陈套的文学史的方法似乎在中国已早有人做过，要采用社会科学观的殖民地文学的批判，则又非此地的篇幅和场合所许可，所以我便不再辞费。

允若

1932年8月29日，在 Grenoble

.....
CONTENTS
.....

目 录

第一辑：黄海的舰群 /1

向中国方面的海面上望去，也和往常一样，还是一点望不见什么。但多日以来便为我们全船将士的精神所向往的大沽口的海面可实际就在这里了。

第二辑：宁海炮台 /15

往台外看，一百米以内，中国的伟大的长城，便象夜半陡从天际出现的云气结成的层楼那样，巍巍地俯瞰到这海边来，那一带地方现在是归日本兵驻扎，山边竹树的梢上，有白地上嵌着鲜红太阳的是日本国旗在飘飘招展。

第三辑：到北京去 /25

一、从大沽到天津 /26

在这些景色中走得不久，平原里便密密杂杂地露出一片亡人的坟墓。这些坟是数不清地多，都是一样的圆锥形戴着磁制的圆球的土堆子，小

的像一间屋，大的简直像一座营幕。他们是结成集团地分家别族住在一起，竖在坟前的像涂了血的揭示牌样的红牌子无尽头地打眼底经过。这样子真像走进一个死人的乡邑里来了。

二、义和团的两女神 /37

现在，作了阶下的俘囚，昔日的女神，便成了七联盟国的公物了——并且是一种奇珍的玩品，假使我们能够这样讲的话——人们倒也不曾虐待过这两姊妹，把来禁闭在这里只是要防止她们自持甚坚的自杀打算而已。不过，就这么关着，她们究将得着怎样的结果呢？

三、一片废墟的通州 /51

在这遍堆着梁柱的残材、屋顶的瓦砾和墙壁的碎砖的这条街上，除了我们几个，简直是别无其他的行人。归巢的乌鸦从我们的头上惊叫地飞过。吃饱人肉的狗，腆着肚，垂着尾巴，在我们前头瞥眼便跑得不见。远了又远地极眼看出去，久久才看见有几个中国人的影子摇摇走过。

四、巨城骤现 /59

这时，天上的雨忽然冻凝成雪，纯白的雪花和黯黯的尘土从空中盘舞着下坠，一片死样的秋雪飘荡的素光，更把这座大城映得像巴比伦的故墟那么黝黑而崇伟。但是，城边不见一个人，也不见一茎草，浮着泥泞和灰土的阴凶的地面上，只堆着一些衣裳之类的破布和脑顶盖之类的骨骼。高城的每个垛上都站着像正在□望样的乌鸦，当我们走过的时候，便带着死气咕呀一声齐叫起来，这是在向我们敬礼吧。

五、在法国公使馆的鏖战 /63

当事急城闭的时候，各国使馆所在的四近一带，简直像一座充满怒鬼的地狱，这时候所能看见的只是到处的起火，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互杀，所能听见的只是长厉的叫喊，大炮的震吼，一片繁华街

区，在红焰中刹那间便变成逝去的景象。接着出现在眼前的，便只是些纵横的残物和死尸，那洋溢的尸臭，一直到现在还令人不敢自由出气。

六、帝城光景 /95

“荷花池”，“白玉桥”，这仙女模样的名字，我熟悉得很久了。这名字是指着一些不能看见、只能在禁城之外临风侧听的东西，它们在我的心头唤起了灿然的光和浓烈的色的影像。在这时的寒风下，在眼前惨沮的荒凉里，这样的名字给叫了出来，这益足使我惊异。

第四辑：在帝城里 /107

一、住进瀛台 /108

据说，清国的已老犹艳的当今皇太后是常常来此临幸的。回廊的绕曲处都取直角，所以廊心便给围成一个颇有小小道院风味样的天井。廊内各处满堆着家私、珍玩和艺术品，因为全廊都是透明，所以，收藏之处，就在廊外也可看见。

二、设在团城的办公室 /113

这间亭子坐落在殿台的边沿，正驾在宫墙的高处。俯瞰出去，由黄金和人命造成的，供给此邦列帝娱目之用的大荷花湖便横在眼底。亭子的容积虽然并不见得比军舰上的舱室来的大，但四面都装着玻璃，坐在里边，由朝至暮都可以享受这中国秋日的光和热；这地方几乎绝无阴晦的时候。

三、废室 /119

在崇宏的前庭里，在华贵的白石栏杆上，野草蔓生着，荆棘也长了出来。在设着宝座御案的大殿上，老鸦和鸽子也在环拱之间打了巢，地上的美丽的地毯，也给粪土积尘糟踏得无复光彩。

四、利玛窦墓园之毁 /127

积尸太多，虽然高出地面的已给饿狗吃去不

少，但剩下来的仍然很多。天气过冷，又没有雨泽，这些人肉便在干燥和严冷里保存着不曾腐败。肉上曾给离割的深刻的刀痕，几经风吹，更见裂开，竟像面包上的皴皴裂口一样。

五、猫与贼 /131

挂在荷花池后的那辉红伟大的太阳，原来是颇像夏日的，在它更是沉西的时候，忽然变做一轮愁人的冬日。四周一切都像打了一个寒战，顿时暗晦起来，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宫内石板上起了脚步的声音。

六、雍和宫 /139

偶像的高大，初看颇觉怕人，殿顶的天花板锯开，让它伸出头去，然而天花板才高及它的大腿的一半，那样子简直像一座装金的钟塔，得站近神座的脚前，且用力仰起头来才可以看见它的面容。它的面容却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了，在那低垂的眼和微启的嘴唇之间的微笑是宁静得令人忘形的宁静，它罩笼住这四周的光辉和黑暗……

七、文庙、石鼓和孔子的训辞 /145

我在这里愿意把下列的一句话介绍给西方的智识青年，对于他们所爱好的问题，在这话里是可寻出真确的答案的。这句话是：“将来的文学是怜悯的文学。”

八、参谒西什库教堂 /153

在不断的爆声中，炮弹和石块是急雨般地不曾停过，打坍了墙垣，打穿了屋顶，也打碎了一切高耸着的钟楼。一方面又还有由围攻者用水管浇着煤油而燃起来的大火，而尤其是一到天光落黑，在火光弹雨之外，“杀呀，杀呀，烧呀，烧呀，”这样来攻的义和团们的喊叫更夹着锣鼓声潮拥起来。